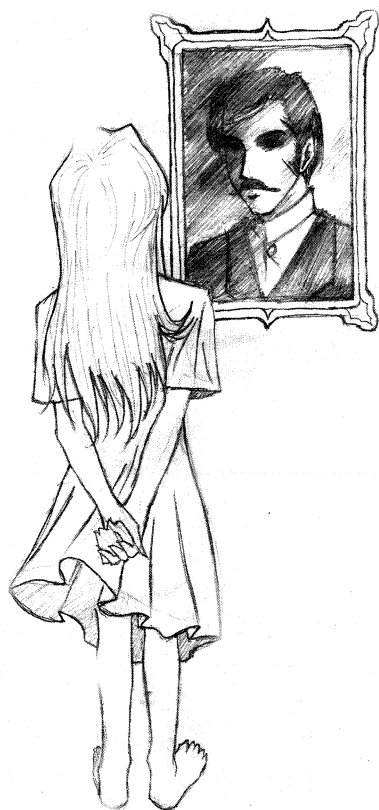


小說第二名 林耿立



給愛麗絲

午後的阿瑟司酒吧（Arthus Bar），瀰漫著一股慵懶而閒散的氣氛。

安卓·薛利亞（Andrew Celia）推開酒吧的扇型門走了進來，垂頭喪氣地坐在吧台前面。

「怎麼啦？安卓，又有事情不順了嗎？」波爾問道。波爾（Borr）是阿瑟司的老闆，和安卓已故的父親提爾·薛利亞（Thyr Celia）是無話不談的好友，對安卓甚是照顧。

「沒什麼啦，教授對我演奏的『給愛麗絲』不滿意。」安卓淡淡地答道。

「給愛麗絲？」波爾對音樂是一竅不通。

「呃……那是貝多芬的鋼琴曲啦。」安卓答道。

「啊……是嗎？你的鋼琴演奏在學院應該是數一數二的啊，教授可能是搞錯了吧。來，我請你喝啤酒，把不愉快都拋在腦後……」說罷，波爾將裝滿了海尼根的玻璃杯推到安卓面前。

安卓沒有回話，舉杯將啤酒一飲而盡，旋即起身：「我該走了，波爾。今天是父親的忌日。」

「嗯……記得幫我向提爾致意一下。」

安卓擺擺手，頭也不回地走出了酒吧。波爾目送他離去，一邊搖搖頭一邊自言自語：「唉，也十年了……這孩子還是一樣地冷淡……」

一聲嘆息，沈重的空氣卻在清閒的風中沈澱了下來。

安卓·薛利亞是聞名遐邇的「舒梅茲音樂學院」的學生，彈得一手好琴，但是天性冷漠，在同輩之間並不受歡迎。十七歲的他飽嚙人間冷暖：母親在他三歲的時候就離開了人間，四年後父親提爾也因交通事事故逝世；他在孤兒院待了一年後，該所孤兒院就因為老闆涉及政治醜聞而宣告倒閉，可憐的安卓於是成為親戚們之間的皮球，被踢來踢去，最後還是波爾和一位事業有成的伯父一同出錢將他送進基督教學校就讀，他才安定下來。後來有位老師發現安卓的琴藝相當優秀，便推薦他進入舒梅茲音樂學院就讀——這已經是他十六歲時的事了。

回想這一年來在學院中的生活，安卓過的並不順利。雖然他彈琴的技術一流，但是不知為何教授並不欣賞，再加上他不善打理人際關係，在學院裡可以說是到處碰壁；然而安卓並不是喜歡發牢騷的人，心情不好時，他只會到阿瑟司去喝悶酒——安卓很少和波爾交談，不過無形中卻還是很依賴他的。

走到鎮後山丘上的墓園已然是傍晚時分。安卓靜靜地站在父母親的墓碑前，既不說話，也不作任何思考，只是在享受著一種靈魂出世的超然感。其實他對母親並沒有什麼印象，就算是對父親也只有點點零星的回憶而已；站在這裡，純粹只是一個潛意識的依歸，尋求在無意識之海中的隨波逐流。突然間安卓被拉回了現實之中，一陣清脆的笑聲喚醒了他的出神，轉頭一看，原來是個大眼睛、膚色略黑的小孩在背後對他微笑著。

安卓正詫異時，一名年輕的婦人從旁邊走過來，衣著樸素但眼中卻帶有神秘的色彩，是個美麗的吉普賽女人。她對安卓投以微笑，安卓也略點了頭回禮一下。

吉普賽女人和小孩站到提爾夫婦的墓碑前，以吉普賽式的敬禮追悼他們，這令安卓有點吃驚，因為他並沒有聽說過父母親有什麼吉普賽人的朋友。吉普賽女人像是知道安卓在想什麼一樣，微微一笑向他說明：「您是薛利亞先生的公子是吧？不必訝異，您父親在世時，我曾受過他不少的照顧，所以才在他忌日時來這裡追悼他。」

「喔，是這樣的啊。謝謝你們。」

「其實，我並不住在這個鎮上，」吉普賽女人用她的大眼睛看著安卓，好像能直透他內心深處的穹窿：「這次來，是爲了將薛利亞先生的遺物交還給你。」

「遺物？」

吉普賽女人從上衣的口袋中拿出了一枚戒指，並將之遞給了安卓：「就是這枚戒指，十年前你父親臨終時將它託付給我們，並要我們在你成年時交還給你。本來應該等你滿了十八歲再將它送回來，但因為發生了一些事情，我們必須離開這個國家，所以就提前拿來了。真是對不起，還請你收下。」

安卓伸手將戒指接了過來，仔細一看也不過是一枚尋常的銀製戒指，沒有鑲飾也沒雕刻花紋，倒是內側刻了「A·L·I·C·E」五個英文字母，連起來就是「ALICE」。「呵呵，我最近和『愛麗絲』真有緣啊。」安卓笑道。

「你父親說這是很重要的東西，希望你好好保管它。」吉普賽女人微微一笑，鞠了個躬：「該辦的事辦完了，那我們先告退了。」也不待安卓回話，便帶著孩子轉身走了。

看著吉普賽女人快速離去的背影，安卓依然是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就好像一陣大霧突然籠罩了視線

一樣，前方埋藏著無盡的迷惘和無窮的困惑。不過站著發呆也不是辦法，安卓將戒指收進口袋中，對著墓碑在胸前比了個十字後，便逕自下山去了。

孤獨的星、寂寞的夜，當街角傳來溫馨的歡笑聲之時，安卓只能回到那僅有一個人的家；近十年來，三千個黑暗降臨的夜晚，他都是這樣一個人度過。今天也和平常沒什麼不一樣，不同的只是多了一枚來路不明的戒指而已。

回想起今天發生的所有事，安卓頹然地坐在餐桌的椅子上。戒指勾起了他許多原本已經遺忘的回憶；在這樣的夜裡，只有更加感到心寒。於是威士忌成了溫暖安卓冰冷內心的唯一靈藥，金黃色的液體順著喉嚨滑落，在他的體內燃燒、發燙。安卓雖然才十七歲，但是每天都得喝一兩杯才能入睡，伯父接濟他的錢也有大半是拿來買威士忌的。在酒精的麻醉之下，平日所受的委屈，似乎也算不了什麼了。

將一整杯的威士忌飲盡，安卓帶著七分醉意，將口袋裡的戒指拿出來把玩。他試著把戒指套進手指裡，不過戒指相當小，頗有難度，戴在左手小指上倒是剛剛好。不知為何，這戒指居然令他有極為懷念的感覺，就好像母親的懷抱一樣；迷迷糊糊中，好像降下了好幾個次元，回到糾結的生命之環中。

這是仲夏夜之夢的開端。

如同喝下了愛情迷幻藥的皇后，安卓在一片翠綠的草原上醒來。

「咦……我不是睡在家裡嗎？」安卓一邊自言自語，一邊不由自主地去摸了摸草皮：嗯，是真的草，他

這麼想著。

安卓試著將宿醉的身子站立起來，這很自然地就做到了。接著他摸摸自己的臉頰，發現這一切觸感都像是真的一樣，沒有半點虛假的成分。「我沒有在作夢。」雖說如此，但安卓還是對自己置身此處感到無比訝異。

沒錯，這並不是一個尋常的世界。草皮的遠端沒有天空，地平線之上是一大片白色；沒有太陽，但四處卻都散發著柔和不刺眼的光；安卓的背後聳立著一棵老樹，是整個草原上唯一的一棵樹。這絕對不是一個常態的世界，至少在安卓的知識範疇中不是。

「年輕人。」背後突然傳來蒼老的聲音，安卓急忙回過頭去看，但卻是什麼人也沒有。

「是我，不要訝異，年輕人。」眼前的大樹突然發生了奇異的變化，三處的樹皮快速地分開，上面兩個從中長出了眼睛，下面則裂成嘴巴；安卓被這不可思議的景觀嚇得說不出話來，不過大樹似乎無視於他的驚嚇，繼續溫和而緩慢地吐出句子來：「歡迎你來到戒指中的『愛麗絲的世界』。我是這裡的長老——大樹，是這個世界上最博學多問、通曉最多事情的人。」

「愛麗絲的世界？」安卓勉強能擠出幾個字來。

「是的，是愛麗絲所創造的世界，被封印在愛麗絲的戒指中。」大樹答道：「兩百年前，那位『愛麗絲夢遊仙境』的主角愛麗絲創造出來的另一次元世界。」

安卓聽得啼笑皆非，「愛麗絲夢遊仙境？天啊，我的確是在作夢。」

「你不是在作夢。」大樹還是以它深沈的語調感染著安卓的心：「這裡是真實的世界，也是虛幻的世

界，是介於真假之間的狹縫，是超越次元存在的另一空間。你活在活生生的夢當中，而且沒有半點不真實的成分。相信我，孩子。

「愛麗絲是活在兩百年前的少女，她天生具有奇妙的力量，可以使物體漂浮、使草木快速生長，可是旁人不但不喜歡她的特殊能力，反而視她為怪物，甚至連自己的親人都害怕她的存在；要是她早生個一兩百年，可能就會被當作魔女處死了。在她十八歲時，再也忍受不了旁人的眼光，於是便在鏡子中造出了另一個世界，並且到裡面躲了起來，直到現在；而這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處的這個世界。聽起來很玄，對不對？但是這就是事實，你絕對不是在作夢。」

其實只要捏捏自己的臉頰，安卓就知道自己並沒有在作夢了。殘酷的現實透露的唯一訊息是，他已經被捲進一個極端不可思議的事件中。「混蛋！我那老爸留了個什麼鬼戒指給我！」安卓大喊。

「孩子，不要生氣。你叫安卓是吧？」大樹道。

「咦？」安卓在驚慌之際又多了一點疑懼：「你……怎麼知道我的名字？」

「我當然知道，因為我是無所不知的大樹。我還知道，二十年前你父親提爾也來過這裡。」

「嘎？我老爸曾經來過？」

「是的。他是兩百年來能夠打開『愛麗絲之門』的三個人之一。」

「愛麗絲之門？」安卓開始頭痛了起來。

「在這個世界的深處有一間房子，那是愛麗絲的家。裡面有一扇打不開的門，叫做『愛麗絲之門』，而這個世界的主人——愛麗絲就住在裡面。將近兩百年來，凡是因為因緣巧合來到這裡的人都會試著去打開那扇門，因為那是回到正常世界的唯一通路；可是，只有

你父親一個人成功過。在一星期內無法成功的人，就會被這個世界吸收成為這裡面的一部份；像我就是一百九十年前第一個來到這世界的訪客，不過，你也看的出來，成為失敗者的我，再也不用想離開這個世界了。」大樹說來語重心長，安卓越聽越覺得恐怖，身體開始不自覺地發抖了起來。

「真的再也出不去嗎？」安卓真的感到害怕了：「我……不能逃嗎？」

「別逃避，孩子。你會來到這裡，既是機緣，也是命運使然。你不能逃避這一切，因為這也是敲開你生命的門扉所繫。」大樹說。

「那……有沒有別的方法可以離開這裡？」

「不可能。所以我叫你不要生氣；與其浪費時間去發脾氣，還不如靜下心來想想打開門的辦法。是吧？來，我叫人帶你去愛麗絲之門。」大樹向旁邊使一個眼色：「兔子，帶他去愛麗絲的家，讓他試著開開愛麗絲的門吧。」

安卓回頭一看，不知何時後面已經多了一隻大兔子。不，說大兔子其實不大妥當，那是一隻會直立、著人裝的灰色兔子，身高約略到安卓的腰部。兔子的臉頰上還戴著一副眼鏡，活像是愛麗絲夢遊仙境中的那一隻三月兔。

兔子很有禮貌地向安卓鞠了躬，自我介紹道：「我是兔子，來到這裡已經一百六十年了，負責的是導遊以及招待等任務。先生貴姓？」

「薛利亞。安卓·薛利亞，你叫我安卓就好了。」

「是的，那麼，安卓先生，往這邊走。」兔子右臂一擺，比了個「請」的姿勢。前途茫茫，安卓不禁往大樹看去。大樹第一次發出了低沈的笑聲：「呵呵，孩子，你就去吧。有問題再回來找我。」

跟著兔子跳躍的腳步，安卓再度往未知出發。但這一次等待他的，卻是深邃黑暗的中心。

一路上，有禮貌的兔子不厭其煩地向安卓介紹四周的景物：「看見沒？那邊有個古堡，那是『嫉妒女王』的城堡，她是一百七十年前來到這裡的。因為對這裡的主人愛麗絲不滿，所以自己組成了撲克軍團，有黑桃、紅心、鑽石和梅花四個部下，他們也都是誤入這裡的人。」

「對側的另一邊，是魔龍之山。『魔龍』是一名兇徒，大概是一百一十年前左右來到這裡，他變成了一隻可怕的巨龍。對這個世界的尋常百姓而言，魔龍是最大的威脅。」

「一直往前走，是『絕望的山谷』；愛麗絲的家就在谷底。那裡是令能夠使來到這世界的人感到無比絕望的聖地，卻也是唯一一條逃生的路。不過，成功逃出去過的人也只有三個人而已。」

「我老爸他是怎麼逃出去的？」安卓問道。

「他坐在那扇愛麗絲之門前面，對著門內的愛麗絲連續說了三天三夜的話。後來愛麗絲就把那扇門打開，你父親走了進去，就再也沒有出來；無所不知的大樹說他已經離開了這裡。」

「也對……」安卓一邊算一邊說：「老爸是二十年前來這裡的，他和媽媽結婚也是十九年前的事了。所以他的確成功地從這裡逃出去。那……另外兩個人是誰？」

「其中一個是小孩子，是愛麗絲自己放他出去的；據說『愛麗絲夢遊仙境』的小說就是他寫的。另外一個是音樂家，關於他怎麼離開的我並不大清楚，因為那時我還沒來到這裡。」

「總之沒什麼提示就是了……」安卓開始焦慮了。

「是的。你儘量試試吧。要是真的逃不出去，留下來和我們作伴也好。」

「呃……再說吧。」

不知不覺兩人已經走到谷底了。安卓的面前赫然出現一幢小屋，佔地不大，但卻有個極為美麗的花園。「這個花園裡的花，從不凋謝。」兔子說道：「沒有人澆水，也沒有人修剪，但這裡的花就是始終這麼美，一點都不曾改變。」

踏過花園裡的石板路，兩人一起走進了小屋中，裡面只有一個房間，家具擺設簡單，而且潔淨無比。大門的對面是另外一扇門，門上沒有手把，看來這就是大家所說的「愛麗絲之門」了。

「你請便，」兔子說道：「這屋子裡所有的工具你都可以用，不過硬撬開是行不通的。那麼，我先告辭了。」

「等等！」安卓急忙拉住兔子：「愛麗絲總要吃飯吧？你們從哪裡送食物給她？」

兔子擺了擺頭：「在這個世界裡是不用吃飯的。你看看自己，你會渴、會餓嗎？都不會，是吧？別想這些有的沒的，專心想辦法開門吧。」說罷，兔子揚長而去，完全不回頭看安卓一眼。

又變成孤獨一人了，安卓找張椅子坐了下來，開始享受這已經習慣的寂寞感覺。他仔細看看四周有什麼東西：油燈、茶几、書架、書桌，小小一個房子真的是應有盡有。突然間安卓眼睛一亮，原來牆角有一台很舊的鋼琴，他走過去輕輕地撫去上面的灰塵，並將之打開來。

「ㄉㄨ……ㄉㄨㄨ……ㄉㄨ……」嗯，還沒有走音，琴鍵的彈力也還不錯。安卓好像回到了以前的日子，不自覺地彈起琴來；從琴鍵中流出的音符，剎那間

溫暖了他的心，讓他忘了身處險境。

「咚！」一次誤彈將安卓驚醒。「現在不是彈琴的時候！」他收起心來，開始研究起那扇門。門異常地緊閉，而且又沒有門把，連個轉軸都看不到，看來是不可能從外面開了。「難道一定只能令門內的人自動開門？」安卓試著敲敲門，可是門內並沒有任何回應。「喂！裡面有人嗎？」試著向門後喊話，可是，連個聲音也沒有。「聽的到嗎？愛麗絲。我是提爾的兒子，妳能讓我進去嗎？」然而，門後還是沒有任何反應。

就這樣，天漸漸地黑了。雖然沒有太陽，可是天空依然會暗。疲倦的安卓躺在沙發上，反覆思索著自己的未來；但是，混亂的思緒卻令他完全沒有辦法思考，腦子裡就像充斥了亂流一樣，毫無頭緒。

就這樣，一天過了。

四天下來，安卓形體變得枯槁許多。生存的壓力令他喘不過氣來；只剩三天，他就無法回到正常的世界了。這幾天他試了所有的方法，包括用工具開門、對著門講話，甚至尋找暗門的開關，但是皆無所獲。他質疑這門後到底有沒有人，還跑回去找大樹理論，但是不管怎麼問，大樹都堅持「愛麗絲之門」是唯一的希望，要安卓繼續努力。終於，他累了，再也沒有任何求生的意志，縱身往旁邊一倒，很不巧地「碰！」一聲把一整個書架都撞倒了。

「混蛋！這裡怎麼會有這麼多書？……到底是什麼書啊？」隨手翻開一本書來看，安卓赫然發現：「這……這是日記！」

新發現令他振奮起來，仔細看簽名，這果然是愛

麗絲的日記，總共兩百三十本，記載了她多年來一人孤獨的辛酸心境。「也許這裡面有什麼蛛絲馬跡……」抱持著這樣的想法，安卓開始讀起了日記……

11/23/1773

來到鏡中世界的第三天，似乎已經習慣了沒有人的日子。對我來說，沒有人比忍受他人的閒話還來的好多了。原來寂寞也是一種好事！

2/20/1774

三個月了。有點懷念外面的風。不過……我還是喜歡這裡面的生活；一個人也很幸福啊。對於自己做下這樣的決定，我永遠不會後悔。

11/21/1774

來到鏡中世界已經一年了，這一年……實在是過得有點無聊。我只好用能力做出一些花草、樹木甚至小動物來陪我，這樣的日子……卻也富饒趣味。不過，還是想出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2/9/1776

決定了，就是明天……我一定要到外面去看看。關在這裡已經兩年多了，我都快瘋掉了。明天，我一定要回到故鄉去看看父親，順便和以前的朋友見個面。

2/19/1776

恨！我恨！為什麼……我（以下的字歪曲不清楚）

2/23/1776

也過了好幾天，心情平復多了。本來以為回到好幾年不見的故鄉，家人會出來歡迎我。沒想到……他們居然像看到死人一樣，每個都嚇得魂不附體，還把我當作妖魔鬼怪。我再也不想受這樣的氣！我再也不要回去……對了，就把這個世界封印起來吧。

8/3/1776

花了半年的時間，終於把這個高難度的封印完成了。我把這個世界封印在我的戒指裡面，從今以後只要是戴上這個戒指的人，就會被捲到這裡來，變成我的奴僕。這樣……我就再也不必留戀外面的世界了，哈哈……

時間寶貴，安卓開始跳著翻閱。

1/15/1783

終於第一次有人造訪這裡了。可是，這個人，居然是我的父親！

我恨他，從前他把我當作怪物看待，可是現在我居然得和他一起生活在這個小小的世界之中？可惡，我要施加詛咒，把他變成一棵樹！

3/16/1783

父親變成一棵會說話的樹，也已經三個月了。這三個月來，我不忍看他痛苦的樣子，於是便陪他聊聊天。沒想到，我們居然開始接受彼此的存在，也開始包容對方。時至今日，我們才成為真正的父女，真是命運弄人啊。

父親告訴我他要贖罪，願意留下來陪我。他說人世間再也沒什麼好留戀的，還不如待在這裡陪他唯一

的女兒。我能夠相信、接受他嗎？

3/24/1788

五年過去了，父親已經在這裡陪了我五年。雖然他仍然是棵會說話的樹，但似乎已經失去了身為人類時的記憶；現在他只是棵有智慧的老樹，再也不是我的父親了。

天呀……我是不是做錯了什麼？是不是該放他走？

可是，我又怕一個人孤單……

6/29/1796

終於有第二個人來了，是一個年輕男人。他說他是一個音樂家，我喜歡上他的風雅談吐；而且，他並不把我當作怪物看。我們聊天、談音樂，我喜歡他的一舉一動，喜歡他的微笑和觸摸。我造出了一台鋼琴讓他彈奏，天呀……那是何等美妙的旋律，跳躍的音符就像精靈一般地舞著，滋潤著我充滿了傷痕的心。我第一次覺得，在這裡我也可以獲得幸福。

7/25/1796

已經四天了……他答應我會回來的……

他說他要去收拾一些東西，然後再回來跟我相聚。他還答應要寫一首鋼琴曲給我，他說他絕不會食言……

我好想他，他真的會回來嗎？

8/4/1797

已經一年了，他沒有回來。

我想，我被騙了。從一開始，他就只是想離開我，回到自己的世界去而已。

雖然說我可以出去找他，但是，我不願意背叛他對他的信任。

結果呢？他真的騙了我。我真是個笨蛋。

我再也不願意上當，我再也不想回到外面的世界了。

我要對自己下詛咒，除非有人發誓要陪伴我一生，否則，我再也不能離開這個戒指世界。

哈哈……我真是一個愚昧的人啊……哈哈……

4/18/1803

來了一個神經質、自以為美麗的女人，她恨我把她關在這個空寂的世界中，害她的美麗變得毫無用處。我受不了她的吱吱喳喳，就把她變成撲克牌，丟到山的另一頭去。這樣的人，還真是討厭。

可是，當我有著這種念頭時，是不是也一樣地令人厭惡？

5/15/1813

來了一個紳士，彬彬有禮，但是不知道在想些什麼。他也沒有要逃出去的意思，只是坐在草皮上泡茶、發呆。

七天的時間一過，我把他變成一隻兔子——穿西裝的兔子。看起來還蠻可愛的！多了他，我的世界似乎也生動不少，父親也有伴講話了。

不知道為什麼，心情就是好多了。

12/23/1837

這次進來的是一個孩子，路易士，他才五歲。這

是第一次有年紀這麼小的孩子進來，我也不禁覺得有點訝異。

這孩子很乖，他一直在外面的房間裡玩著幾件我為他做出來的玩具；他很堅強，沒見著爸爸媽媽卻也不會哭。我開始喜歡上這孩子，想跟他聊聊。

12/24/1837

路易士告訴我今天是聖誕節，是全家團圓的日子。我問他想想父母，他說他母親早就過世了，只剩下父親孤苦一個人。天呀！和我一樣的處境……我是不是剝奪了他們的幸福？

我不能這樣想，不然不就等於否定了幾十年來的自己？

可是，看路易士那種欲哭又止的模樣，我真的好心疼。

我所欠缺的，是不是就是這樣的感覺？

12/27/1837

路易士終於哭了，在我的懷裡哭得好難過、好傷心。他告訴我他想爸爸。這讓我想起我那個已經忘掉我的父親，我……也好想他。

我決定讓路易士回去，回到正常的世界中。他只是個孩子，我不要他承受這種生離的痛苦。

再見了，路易士。

從這以後，愛麗絲的日記變得很雜亂，有很多根本看不懂。

6/23/1864

爲什麼會來到這世界的人盡是一堆怪人呢？

最近又來了個可怕的傢伙，好像是殺人犯之類的。我只好把他變成野獸，再放逐到遠方。

變得好疲倦，什麼都不想做。好想……一覺不醒……

11/21/1873

今天是來到這裡滿一百年的日子。在這個世界中，我不會老，也不會挨餓受凍，我就這樣活了一百年。

但是，我總覺得缺少了什麼。我……好寂寞，我真的好寂寞。雖然在這裡我像是上帝一樣，可以創造一切、爲所欲爲，可是，我卻始終無法得到快樂，無法幸福。

我以爲我只要逃離人們的尖酸刻薄和風言冷語就可以獲得幸福，可是，看來我錯了；不管我走到哪裡，寂寞就像是我自己的影子一般，永遠都揮之不去。

在這裡，我只有孤獨，無限的孤獨……

4/15/1903

我什麼都沒有……除了痛苦我還有些什麼？

我好冷……好冷。

誰來救救我……救救我。

10/4/1916

從外面來的人說，可怕的戰爭發生了。我們的國家好像被捲進巨大的毀滅漩渦中，只剩下廢墟和殘

骸。不禁擔心起我的故鄉來，但是，都已經過了一百多年，我想也沒有什麼人值得我擔心了吧？

看到人類這樣地征戰不休，我不禁覺得很愚蠢。生命到底擁有什麼？又會失去什麼？……這真是難解的謎題啊。而我，就算思考出了這些答案，又能怎麼樣呢？我只不過是一個時空間隙中的不死過客而已。

3/6/1941

聽說又爆發一場戰爭了，而且還是全球性的。

據說在戰爭中，像我這樣的特異者，都會成爲各國所重用的貴客。不過這對我來說完全不具任何意義，我一點都不喜歡戰爭。

突然間覺得自己好悲哀……

?/19/1949

我什麼都不是……我是什麼？

我寂寞得快要發狂，誰來拯救我？

我的心好冷，冷到不想睜眼、不想呼吸。

我想說話卻找不到對象，於是我只能對著空房子自言自語。

我想懇求神，但神卻沒有任何回應；於是我懷疑：這世界真的有神嗎？

我好想哭，但是眼淚早就流乾了。

我快受不了了……

我……

?/??/?

好冷……

2/13/1953

今天好冷。

又來了一個男人，一個奇怪的男人。他聽完大樹的話以後，就跑到我的屋子裡，開始看起我在之前一百多年寫的日記。他就是一直看著，似乎完全沒有想出去的意思。

很奇怪的人。

2/16/1953

他說他叫做提爾·薛利亞。

整整三天三夜，他都在看我的日記。我開始感到害怕，這個人好像可以窺視我的內心深處，在他面前我似乎無所遁形。

終於，他開口了。

他先告訴我他的名字，再詢問我的名字，接著，就開始找話題跟我聊了起來。他的思維快速，想法又總是天馬行空，再加上無比溫柔的說話語調，我就像是沐浴在和煦陽光下的嬰兒一般，寒冷漸退，心跳加速。

一百多年的孤寂、恐懼，似乎都融化了、消失了。

2/17/1953

他累了，在門外小睡一下。

他告訴我很多事，包括這一百多年來世界的改變、不用馬就會前進的車子、會出現影像的盒子、可以在天上飛的人類等等，他還告訴我他前幾年在戰爭中所

遭遇的種種慘烈事蹟，告訴我他對未來的夢想和企圖。

我從門縫偷偷看他的睡臉，他長的並不英俊，但是卻有一股奇異的氣質，一種對生命懷抱無限希望，始終不會放棄的堅強意志力。不知道爲什麼，我被他吸引了，被那種不同於我生命體驗的力量所吸引了。

2/18/1953

他說，只有待過戰爭地獄中的人，才知道自由自在活著的生命有多麼可貴。

他說，外面的世界充滿挑戰，也充滿了生命力。那是個流動、輪迴、有生命而無秩序的世界。

他說，離開這個封閉的靜謐空間，或許我會再度感受到生命的魅力。

他說，我不會再孤獨、不會再寒冷、不會再感到寂寞、不會再感到害怕。

有他陪著，我想，我真的能回到那個排斥我已久的現實世界之中。

禁錮一百八十年的悲哀，就要解放。

2/19/1953

今天是他進來的第七天，我把門打開……因爲我想見到真正的他。

我緊緊地抱住他、謝謝他、吻著他。

我們繼續聊，繼續談論這世間的一切。他說他願意伴我一生……這是真的嗎？他會不會像一百多年前那個人一樣地拋棄我？

我不知道……

2/22/1953

不會後悔嗎？

我不知道，也許會遭遇再次的悲慘。

不過，我已經一無所有了，也不差那麼一點點吧？

門就要開了，這是最後的留言了。

別了，愛麗絲的世界。

日記只寫到這裡，後面的部分都是空白的。

安卓頹然地坐在地上，一股奇異的共鳴油然而生。

多少年來他一直以為自己是最寂寞的人，沒有父母、沒有人愛，他以為他已經見識了所有的孤獨，已經感受了世界上所有的悲傷，所以，他封閉起自己的心，冷漠地對待世界。他以為只要不去感受，就不會受傷。

但是，他錯了。

安卓的眼淚像洪水決堤般地流了下來，他有好多年沒這樣哭過了。

「我知道妳的感受！我知道！」他吼著，內心撕裂在流血。愛麗絲的日記勾起了他所有的痛楚，並且讓他感到深深地慚愧。

慚愧令安卓喘不過氣來。他走到鋼琴前，十指齊下，發出了不和諧的震撼音。餘音結束，右手順勢起動，安卓開始彈奏那已經彈了幾百遍的「給愛麗絲」。

從前感受不到的，他現在都能體會了；他知道老師為什麼不滿意，因為他現在才了解這首曲子背後深刻的孤獨意涵。他的心已經和一百五十年前的音樂家重合，安卓想要替他完成遺願，彈奏這首動人的鋼琴曲給愛麗絲聽。

音符流動，樂音傳繞，一鍵又一鍵美妙的琴聲從木屋的縫隙中穿出，流洩到戒指世界中的每一個角落；嫉妒女王聽到了琴聲，勾起了心中的往事，眼淚汨汨流

下；魔龍聽到了琴聲，渾身發麻，開始狂吼不已；兔子聽到了琴聲，猛然拿起衣服裡的懷錶，口中喃喃說著：「時間到了。」；大樹聽到了琴聲，緩緩閉起眼來，陷入了沈思之中。

彈完了一遍，安卓似乎仍然沈醉在自己的樂音之中。孤寂的靈魂催使他從頭彈起；於是，一次又一次，安卓連續彈奏了五遍的「給愛麗絲」，才鏗然終止。

似乎將靈魂全都投入鋼琴之中的安卓，趴在鋼琴上喘氣著，精疲力盡的他，似乎已經將生命的一切燃燒殆盡。突然之間，他聽到了「喀！」的一聲。

是的，正如大家所想的，門開了。

不知道是驚喜還是訝異，安卓面無表情，如同行屍走肉般地自鋼琴旁站起，拖著腳步走向那扇門。

門後只是一個平凡的房間，沒有精細的擺設，但卻靜得像時間不會流動一樣。在入口的另一端，有另一扇門。

「想必這就是出去的路吧？」

房間裡沒有人。愛麗絲不在。

安卓緩緩閉上眼睛，突然背後一陣蒼老的說話聲叫住了他。

「孩子，你成功了。」回頭一看，原來是大樹。

「嗯，託你的福。可是，愛麗絲呢？」

「她已經不在這裡了。二十年前，她隨著你父親一起離開這裡，不會再回來過。」

「啊啊……是嗎？那……」安卓不安地眨了眨眼。

「不用擔心，」大樹像是看穿了安卓在想什麼一般：「你一定可以出去的。這個世界是愛麗絲的詛咒，隨著你的到來，詛咒也即將結束了。因為……你是愛麗絲的孩子。」

安卓點了點頭，並不說話。

「愛麗絲回到正常世界後，時間再度流動，和你父親結婚並生下了你。不過，造物主不會讓違反時間原則的她存活太久，很快地她就變得虛弱，沒幾年死神就奪走了她的性命。但是，她所創造的世界並沒有消逝，一直到現在……」

「你父親之所以把戒指留給你，就是為了讓你回來，讓你破解這個世界的詛咒，釋放我們這些住人的靈魂。謝謝你，你救了我們。」大樹略微激動地，伸出了一支樹藤，纏繞著安卓的右手。

「不必客氣，這是我該做的。啊……？」

突然間眼前的大樹變得模糊，四周的一切開始化成光的粒子，逐漸地向四周散去。安卓反手握住樹藤，著急地望向大樹；大樹只是笑了笑，緩緩說道：「時間到了，你已經解放了我們，你也可以回去了，孩子。」

四周變得更亮了，景物也變得更模糊。「不過，在臨走前我想知道，」大樹繼續說道：「你母親在外面的世界，過得還快樂嗎？」

安卓點了點頭：「嗯。我老爸說她臨走前覺得很幸福。」

「那我就放心了。」大樹的形影已然消逝，遠方魔龍的吼叫聲漸漸變小，整個世界好像陷入了一片渾沌，化為虛無、深沈的無。安卓依稀記得，在他再度昏睡之前，大樹所說的最後一句話：「珍重……我最愛的孫子……」

安卓醒來時已經是正午時分，身邊的酒瓶摔得粉碎，手上的戒指也碎成了碎片。一切都好像沒發生過一樣，在這個世界中，他或許只是做了一個大夢。

整理好雜亂的餐桌，將戒指的碎片裝進小袋子裡，安卓決定待會兒將這些碎片灑在父母親的墓碑前；

再接下來，就要面對嚴格的音樂學院老師了。不過，現在的他，什麼都不怕——他有十足的自信，可以通過這一次的考試。

走出門外竟是陽光普照；多麼好的天氣啊，安卓這麼想著。多日來的陰霾，似乎一掃而空。「啊……還得去跟波爾叔叔謝謝才是。」

於是，夢結束了，但是，屬於新生命的夢，才正要開始。



評審評語：

周淑媚老師：

「想像力奇絕，行文亦通暢，亦屬不錯的佳作。」



作者感言：

真實是什麼？有人說真實只是無止盡的孤寂。是的，真實就像洪荒一樣一點都不曾粉飾太平，那是一種接近恐怖的赤裸裸、是充斥在虛偽光明之後的無盡黑暗。但是，別忘了任何真實都只是自己存在的投射；充滿了恨，你看到的就是偽善的虛華世間。試著解放自己靈魂的桎梏，再試著去愛人，去恨人。